

钦差大臣

The Inspector General

[俄] 果戈理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钦差大臣

[俄] 果戈理 著

卢育照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钦差大臣/(俄)果戈理著;卢育照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4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6辑)
ISBN 7-80179-153-3

I. ①钦… II. ①果…②卢…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8296 号

钦差大臣

译者:卢育照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顺义燕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55.625

字 数:4020千字

版 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179-153-3/I·006

定价:323.00元(全二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尼古拉·华西里耶维奇·果戈理(一八〇九~一八五二)俄国十九世纪前半叶最优秀的讽刺作家、讽刺文学流派的开拓者、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在彼得堡当过小公务员,薪俸微薄,生活拮据,这使他亲身体验了“小人物”的悲哀,也目睹了官僚们的荒淫无耻、贪赃枉法、腐败堕落。处女作《狄康卡近乡夜话》问世和中篇小说集《米尔戈罗德》及《彼得堡的故事》的出版给他带来声誉。以《狂人日记》和《外套》最为突出。一八四二年果戈理发表长篇小说《死魂灵》。作者通过乞乞科夫遍访各地主庄园的过程,展示了俄罗斯外省地主肖像画廊。通过对地主种种丑恶嘴脸的生动描写,作者令人信服地表明,俄国农奴制已到了气息奄奄的垂死阶段,客观上反映出它必然灭亡的规律,由于思想的局限,果戈理并未指出俄国的出路在哪里,但《死魂灵》以俄国“病态历史”而震撼了整个俄罗斯。它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对俄国封建农奴制度的无情揭露和批判,而其批判的深刻在俄国长篇小说中,果戈理是第一人,所以《死魂灵》历来被认为是十九世纪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果戈理后来长期侨居国外,脱离了国内先进文学界,思想发生了逆转,转而保护、赞美农奴制。他企图续写《死魂灵》第二部,终未成功。一八五二年他在病中将稿件付之一炬,不久辞世。代表作有《死魂灵》和《钦差大臣》。

一八三六年果戈理发表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它改变了当时俄国剧坛上充斥着从法国移植而来的思想浅薄、手法庸俗的闹

剧的局面。果戈理用喜剧这面镜子照出了当时社会达官显贵们的丑恶原形，从而揭露了农奴制俄国社会的黑暗、腐朽和荒唐反动。这部作品的情节本身就很离奇。在一个外省的县城里，来自彼得堡的年轻人赫列斯塔科夫被市长和他的僚属们误认为是钦差大臣，由于他们平日贪赃枉法，这时为了瞒天过海，于是一出喜剧就开场了。这些人想方设法讨好这位“上司”，甚至不惜献出妻子和女儿。后来，彼得堡的年轻人临行前，写信给一位朋友，将这些人讥讽了一番。正好，真正的钦差大臣驾到，众官员全都目瞪口呆。果戈理在此用幽默的手法把沙皇时期腐朽堕落的官僚体制大大地针砭，引人深思。

本书还收入了果戈理的著名短篇《外套》、《旧式地主》等，能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这位文学大师。

目 录

钦差大臣

人物	(3)
性格和服装	(4)
第一幕	(6)
第一场	(6)
第二场	(11)
第三场	(13)
第四场	(17)
第五场	(18)
第六场	(20)
第二幕	(21)
第一场	(21)
第二场	(23)
第三场	(25)
第四场	(25)
第五场	(26)
第六场	(27)
第七场	(29)
第八场	(29)
第九场	(34)
第十场	(35)

第三幕	(37)
第一场	(37)
第二场	(38)
第三场	(40)
第四场	(41)
第五场	(42)
第六场	(45)
第七场	(49)
第八场	(50)
第九场	(51)
第十场	(52)
第十一场	(54)
第四幕	(55)
第一场	(55)
第二场	(57)
第三场	(58)
第四场	(59)
第五场	(61)
第六场	(62)
第七场	(64)
第八场	(66)
第九场	(67)
第十场	(69)
第十一场	(71)
第十二场	(73)
第十三场	(75)
第十四场	(77)
第十五场	(78)
第十六场	(79)

第五幕	(81)
第一场	(81)
第二场	(84)
第三场	(86)
第四场	(86)
第五场	(87)
第六场	(87)
第七场	(88)
第八场	(91)
最后的一场	(97)
哑场	(98)

果戈理短篇小说

外套	(101)
旧式地主	(130)
圣诞节前夜	(152)
鼻子	(196)
涅瓦大街	(223)
画像	(259)

钦差大臣

人 物

安东·安东诺维奇·斯克伏慈尼克 - 德穆汉诺夫斯基——市长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其妻

玛丽亚·安东诺芙娜——其女

鲁卡·鲁基奇·赫洛波夫——督学督学妻

亚莫斯·菲约陀罗维奇·略普金 - 贾普金——法官

亚尔捷米·菲里波维奇·赛姆略尼卡——慈善医院主任

伊凡·库慈米奇·施彼金——邮政局长

彼得·伊凡诺维奇·陀布钦斯基——本城的乡绅

彼得·伊凡诺维奇·鲍布钦斯基——本城的乡绅

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赫列斯塔科夫——彼得堡来的官员

奥西普——其仆

赫利斯季阳·伊凡诺维奇·吉勃涅尔——县医官

菲约陀尔·安德烈耶维奇·留留科夫——退职官员,本城的名士

伊凡·拉查烈维奇·拉斯塔科夫斯基——退职官员,本城的名士

斯捷潘·伊凡诺维奇·柯罗布金——退职官员,本城的名士

斯捷潘·伊里奇·乌霍维尔托夫——警察分局长

斯维斯土诺夫——警察

普果维会——警察

杰席莫尔达——警察

阿布杜林——商人

费芙罗尼雅·彼得罗芙娜·波希略普金娜——铜匠妻下士妻

米希卡——市长家的仆人

旅馆的仆役

男女宾客、商人、小市民及告状人多人

性格和服装

(供演员诸君参考的意见)

市长——长年宦海浮沉后，已变得苍老，就他本身而言，还是一个不太愚蠢的人。尽管纳贿，但举止很庄重；相当认真；甚至有点爱发议论；声音不高，也不低，说话不多，也不少。他的每句话都是富有含意的。他面貌粗暴而严厉，像每一个担任繁重职务，从低微的官职慢慢爬起来的人相同。像一个怀有粗俗嗜好的人那样，恐惧转为欢乐，卑躬屈节转为妄自尊大，在他是很迅速的。他照例穿一件带有襟章的制服和一双带马刺的长统靴。剪短的花白头发。

安娜·安德烈耶芙娜——其妻，一个外省风流女人，年纪不太老，教养一半来自阅读小说和纪念册，一半来自在储藏室和女仆室里奔走张罗家务。好奇心很重，一有机会就暴露出虚荣心来。有时压制一下丈夫，仅仅因为丈夫不知道怎么回答她的话才好。可这种压制只限于琐碎事务，结果仅是责备和嘲笑一下罢了。她在剧本进行期间更换四次衣服。

赫列斯塔科夫——大约二十三岁的年轻人，细细的，瘦瘦的；有点傻，是所谓没有头脑的人。他是衙门里被称做最空虚浅薄的一类人中的一员。说话和行动丝毫不加思虑。他不能连续不断地集中注意在某个念头上。他的言语是零零落落断断续续的，话脱口而出，根本出人意外。扮演这个角色的人越是显示出坦率和朴素，就越能演好。衣着时髦。

奥西普——像普通的稍稍上了年纪的仆人那样的一个仆人。说话认真；眼神稍向下斜，是一个喜欢发牢骚的人，爱自言自语，嘟嘟囔囔地教训东家。他的声音几乎永远是平稳的，跟东家说话时，显出严酷、急躁、甚至稍带几分粗暴的表情。他比东家聪明些，所以察觉得快些，可他不爱多说话，是一个沉默寡言的老滑头。他的服装是一件穿旧的灰色或蓝色的大礼服。

鲍布钦斯基和陀布钦斯基——两人都是矮矮的，好奇心很重，相貌很相似。两人都有微微突出的肚子。两人说话都很急，经常指手画脚，打手势，来弥补不足。陀布钦斯基比鲍布钦斯基稍高一点，稍严肃一点，但鲍布钦斯基比陀布钦斯基随便些，活泼一点。

略普金—贾普金—法官，读过五六本书，所以稍微有点自由思想。极喜欢胡乱猜测，因此他给自己的每一句话加上分量。扮演他的人应该在脸上永远保持一种意味深长的神气。他用拉得细长的嘶哑的低音说话，还带有哼哧哼哧的鼻音，就像一只旧式时钟，先发出沙沙的声音，接着敲打起来。

赛姆略尼卡——慈善医院主任，是一个身体很胖、行动迟缓、笨手笨脚的人，可同时又是一个滑头、骗子手。很会献殷勤，总是瞎忙。

邮政局长——一个天真幼稚的人。

其余的角色不需特别加以说明。他们的原型几乎永远出现在眼前。

演员诸君尤其应该注意最后的一场戏。最后说出的一句台词应该突然一下子给所有的人带来触电一样的震动。整群人应该在一瞬间改变姿势。惊奇的声音应该从所有女人的胸膛里——像从一个胸膛里一样，一下子迸发出来。若不遵循以上的意见，所有效果将会丧失殆尽。

第一幕

市长家的一间房间。

第一场

市长、慈善医院主任、督学、法官、警察分局长、医官、警察两名。

市长 我把你们请到这儿来，是想告诉诸位一个很不愉快的消息。钦差大臣要到咱们这儿来了。

亚莫斯·菲约陀罗维奇 什么，钦差大臣？

亚尔捷米·菲里波维奇 什么，钦差大臣？

市长 从彼得堡来的钦差大臣，微服私访。而且还带着密令。

亚莫斯·菲约陀罗维奇 这可如何是好！

亚尔捷米·菲里波维奇 原本没有烦心的事，这下子可糟了。

鲁卡·鲁基奇 天哪，还带着密令。

市长 我似乎有预感似的：昨晚上一宵没睡好，老梦见两只非常奇怪的老鼠。真是的，我还从没见过这种老鼠：乌黑的，大得奇怪！出来啦，闻了一阵，又跑回去啦。现在，我给你们念一封信，这封信是安德烈·伊凡诺维奇·奇梅霍夫写给我的。亚尔捷米·菲里波维奇，这个人您也认识。他在信上如此写着：“仁兄、亲家、恩师尊鉴”（低声嘟哝，眼睛飞快地掠过纸上）……“有事奉告”啊！在这儿啦：“兹有一事禀告：近有大员奉谕来省视察，对我县情况特别注意。（意味深长地把手指向上举起）尽管仅自称为普通

人，可弟已从可靠方面探悉其详。弟知兄染有普通人之通病，偶犯小过失，在所难免，盖兄聪明过人，过手之物，当不愿轻易放过……”（停住）唔，这儿没有外人……“所以敢奉劝吾兄早作戒备，该大员纵令此刻还未到达，或隐姓埋名匿居于某处，但随时皆可抵达。弟昨日……”以下谈的是家事：“舍妹安娜·基利洛芙娜和其夫来舍间略事盘桓；伊凡·基利洛维奇日见发胖，好弄提琴……”等等，等等，情况便是如此。

亚莫斯·菲约陀罗维奇 是呀，情况真有点糟，的确不是闹着玩的。这里面一定有道理。

鲁卡·鲁基奇 安东·安东诺维奇，怎么回事？钦差大臣为何要上咱们这儿来？

市长 为什么！也许是命该如此！（叹口气）感谢上帝，以前老是躲在别的城里。这次可轮到咱们头上啦。

亚莫斯·菲约陀罗维奇 依我看，安东·安东诺维奇，这里面有一种微妙的、多半是政治的原因。即：俄国……呢……俄国想打仗，因此部里就派一位官员下来，调查一下哪儿发生了什么叛乱没有。

市长 您扯到哪儿去啦。还算是一个聪明人呢！小县城哪里会发生叛乱！这县城是紧挨着国境的吗？你就是从这儿坐马车跑上三年也无法到外国呀。

亚莫斯·菲约陀罗维奇 不，我跟您说，您可真是……不大那个……咱们上司高瞻远瞩，别看他离开咱们远，很多事情他可早就在心里琢磨透了。

市长 无论什么琢磨透，琢磨不透，诸位先生，总之我已经通知你们了——小心点！我这方面已作了安排，我劝你们也得准备准备。尤其是您，亚尔捷米·菲里波维奇！毫无疑问，上我们这儿来的官员必然先要视察您经管的那些慈善医院——因此您应该把一切整顿整顿好：帽子得洗

干净,别叫病人穿得随随便便,如同是一群打铁匠。

亚尔捷米·菲里波维奇 这没关系,可以叫他们戴上干净的帽子。

市长 是呀,还得在每张床上用拉丁文或别的文字标明……这可是您分内的事了,赫利斯季阳·伊凡诺维奇——各种病的名称,什么时候起病,何月何日……您那儿的病人尽抽些凶辣的烟,人一进去,忍不住要打喷嚏,这可不好。最好少收留病人,否则,人家会怪你们管理不善或者大夫医道不高明。

亚尔捷米·菲里波维奇 噢!医疗这方面,我跟赫利斯季阳·伊凡诺维奇采用了独到的办法:我们主张万事要顺乎自然;贵重药品我们一概不用。人这东西很简单:要死,总免不了;要好起来,那就总会好起来。况且,赫利斯季阳·伊凡诺维奇要跟病人交谈是十分困难的,他连一句俄国话也不会说。

赫利斯季阳·伊凡诺维奇发出声音,有点像字母 H,但又有点像字母 E。

市长 我也要劝您,亚莫斯·菲约陀罗维奇,注意一下法庭的秩序。在贵衙门的候审室里,常常有很多当事人在那儿进进出出,但看门的在那儿养了几只鹅,外带一群小鹅,全在人脚底下乱窜。自然,搞点副业生产是值得奖励的,看门的为何不能养养鹅呢?但,您知道,在这种地方养鹅可不太合适……这一点我早就想提醒您了,但不知怎么的,总是忘了告诉您。

亚莫斯·菲约陀罗维奇 我马上就叫人把鹅都赶到厨房里去。您如果高兴的话,请过来吃便饭吧。

市长 另外,法庭上晾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破烂,放文件的柜子上挂着一根打猎用的鞭子,这太不像话啦。我知道您爱打猎,但最好把鞭子暂时收起来,等钦差大臣走了再挂上,也还不迟。还有您那位陪审员……当然他是个博学多才

的人,但他身上有一股气味,就像是刚从酿酒厂里出来似的——这也不大好。这点我早就想跟您说,但不记得被什么事一打岔,给忘掉了。如果真像他说的,生来就有这股气味,那么这是有方法能治的。不妨劝他吃些葱,蒜,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在这方面,赫利斯季阳·伊凡诺维奇可能给他用上各种药品,包管药到病除。

赫利斯季阳·伊凡诺维奇发出相同的声音。

亚莫斯·菲约陀罗维奇 不行,他那股气味没法治啦,他说小时候叫奶妈给他摔了一跤,此后,身上就总是带着一点点烧酒的味儿。

市长 我只是提醒你们注意罢了。至于讲到咱们内部的情况,以及安德烈·伊凡诺维奇那封信上提到的小过失,我则没有什么话可说。说来也奇怪:不犯点小过失的人是没有的。老天爷早就如此注定了,伏尔泰派的人拚命反对这一点也是无用。

亚莫斯·菲约陀罗维奇 安东诺维奇,您觉得什么是小过失?有各种不同的过失。我可以公开地对大家说,我受贿,可是我受的是什么贿啊?只是几条小猎狗。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市长 无论是小狗还是别的什么,反正受贿总是受贿。

亚莫斯·菲约陀罗维奇 不对,安东·安东诺维奇。比如说吧,如果有人收下一件价值五百卢布的皮大衣,还给他太太弄到一条披巾……

市长 您只收小猎狗作为贿赂,那又如何呢?难道您不信上帝呀;您从来不去教堂做礼拜;我可至少是笃信宗教的,每星期都上教堂。但您……噢,我知道您:如果让您来讲一讲世界是怎么创造的,准会讲得叫人汗毛都竖起来。

亚莫斯·菲约陀罗维奇 那可是我依靠我的智慧,自然而然领会到的。

市长 有时候,智慧多,反而比完全没有智慧更坏。我只是顺便提到一下县法院罢了;说实话,恐怕不见得有人会上那儿